编者按

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人才工作，引进和培育了一批知名专家和青年学者。党委宣传部与人力资源管理处共同策划，邀请我校的部分千人计划专家、青年千人计划专家和青年长江学者分享他们的科研经历和教学经验。我们将陆续推送系列专访。



学海拾贝　守望孤独

——专访青年长江学者何诗海教授

何诗海，男，浙江开化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入选教育部2016年度“长江学者青年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体学、汉魏六朝文学、明清文学。发表学术论文60篇，其中刊于《文学评论》《文学遗产》10多篇，出版专著《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等。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研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出版了研究专著《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您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老师们？

何诗海（以下简称“何”）：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时间不算长，成绩乏善可陈。如以航海为喻，尚未登舟扬帆，最多只是在海边徜徉，偶尔捡到一两枚小贝壳而已。幸运的是，身边的师长、同事，多是非常优秀的学者，使我得以侧闻长者之风，稍窥治学门径。感受最深的有三点。

一是注意打基础。在传统学术中，文史哲不分科。研究古代文学，不能仅读文学书籍，还要广泛阅读政治、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典籍。不仅要读文学作品，还要读语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书；不仅要熟悉古代，还要了解近现代、当代以及外国文学、学术。“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只有完备的知识结构和扎实的专业基础，才能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走得远，飞得高。经常看到有些研究生在确定选题后，为了尽快完成论文，一心一意只读与论题相关的书，甚至出现研究汉代的不读先秦，研究诗歌的不读散文，研究杜甫的不读李白之类的怪现象。如此画地为牢，作茧自缚，绝不可能透彻理解研究对象，更不用说取得创新成果了。

二是对自己的研究方向要有准确定位。在知识储备具足的前提下，如何确定研究方向，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高明柔克，沉潜刚克，才性、学养不同，所擅领域也千差万别。或善于文献考据，或长于理论分析，或擅长跨学科综合研究。每个有志于学术探索的人，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知识结构、兴趣、特长，把握学科的核心问题，明确未来的研究方向，建构自己的学术版图，而不能人云亦云，盲目跟风，否则很难脱颖而出。

三是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心志。学术研究是清苦、寂寞的，在社会地位、物质收益等方面，远不如从政、经商、演艺等行业。尤其是现行考核体制下，青年学者在教学、科研、生活、家庭等方面的压力非常大。面对这些压力，有人忙于兼职、赚钱，荒废了学术；有人为了快出成果、多出成果，粗制滥造甚至造假剽窃，违背了基本的职业道德。古代文学在当下属于边缘学科，出成果的周期又长，因此，能否“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甘于清贫和寂寞，“不期于速成，不诱于势利”，在某种意义上比天赋、智商更为重要。学界从来不缺少聪明人，但缺少有恒心、有毅力，能长期坚守的人。

记：您为本科生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大学语文”三门课程。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您运用了哪些方法？作为青年教师，您觉得在教学中应如何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何：大学教育，已不再以传授知识为主，而是以培养理性批判、创造性思维和独立思考、探索能力为主要目标。因此，我在课堂教学上，注重提出富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自由而充分地争论、探讨，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而要使讨论深入、富有成效，必须事先进行大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不是走马观花式的浏览，而是带着问题、伴随着深入探究和思考的学习。另外，我注重把学术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以提高课程教学的学术含量。

大学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任，不但是大学生知识上的引领者，更是思想和价值观上的引领者，所以在课堂教学中我注重营造积极、健康、向上的氛围，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时代担当和历史责任感，不能沉溺于狭隘的个人小天地中，斤斤于一时之得失沉浮。“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鸣呃”，我常以此与学生共勉。

记：作为中文系“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术带头人，在“三大建设”（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何：中山大学“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是海内外文体学研究重镇。以中心主任吴承学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引领着新时期古代文学的发展方向。我2006年入职中文系时，并没有“三大建设”之说。但是，中心所依托的学科点，学术平台高，科研实力雄厚，承担着多项重大项目，事实上已具备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的水平和条件。这使我的研究，能从较高的学术海拔起步，较快进入学术前沿并取得一定成绩。这是我的幸运之处。近年来，学校强力推出“三大建设”政策，以中心成员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体与文献研究平台”有幸跻身其中，为本学科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一批新加盟“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的青年学者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学界引人注目的新生力量，这是非常令人振奋的。当然，学术研究不是打群架，并非人多势众就一定赢。很多时候，越是孤独、寂寞的思考和探索，越能淬炼一段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因此，对于“三大建设”，要量体裁衣，不可一哄而上。

记：学校提出“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路，您的研究与国际国内前沿研究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差距？您对今后研究工作的设想是怎样的？

何：由于中文系“中国文体学研究中心”位居学术前沿，我一入职，就得到诸位严师益友的指导和帮助，走的弯路较少，与同龄人相比，成长较顺利些。我的研究特色，是置古代文体和文体学理论于广泛的文化背景下，揭示特定时期政治环境、礼乐文化、科举教育、学术思想、社会风俗、士人心态等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简言之，就是文学的文化背景研究。这种研究，在同辈学人中体现了一定的优势，但容易忽视文学发展和文体演变自身的内在规律，甚至成为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的附庸。为了使文化背景考量从文学出发，最后又回到文学上来，今后的研究，要加强对文体学史料的挖掘和使用，重视文学经典的细读和阐释，使文学的主体地位更加突出。此外，我的研究在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在中西文学对比中彰显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方面，与一流学者尚有较大差距，这也是今后要努力突破的方向。

记：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青年教师，在学术和事业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何：一是培养对所从事专业的浓厚兴趣，这样即使遭遇挫折，仍然可从工作中得到某种满足或快乐。二是所有职业，起步阶段都很困难，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些从容坚守，困境总会过去的。三是培养一定的业余爱好，注意劳逸结合。学术研究是一辈子的事，尤其是传统人文学科，需要漫长的沉潜涵泳，永远不要指望一鸣惊人，一劳永逸。

记：国家正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请您谈谈您对中大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建设和学校未来发展的建议？

何：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积淀，但在近几次学科评估中排名并不理想。其中古代文学学科算是亮点较多的，如文体学研究、戏曲研究等，都有重大影响，然而也存在明显问题。主要是研究方向集中在宋代以后，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段师资严重不足，影响了学科的完整性、系统性。希望能不拘一格引进、培养紧缺人才，完善人才结构和学术梯队建设，推进古代文学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

近几年学校在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也很显著。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学科差异大，不同学科要区别对待，不能持一种标准或模式。如把理工科的发展模式强加于人文学科，所造成的戕害可能很长时间内都难以愈合、弥补。尤其是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国内一流即世界一流，不必惟西学之马首是瞻。这是我们应有的文化自信和学术自信。



方向明确　持之以恒

——专访青年长江学者储诚进教授

储诚进，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生物间相互作用为核心，系统开展了有关种群结构和动态、生物多样性维持与保护和全球变化生态学等方面的工作。共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其中以通讯或第一作者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等主流学术期刊发表论文10余篇；出版译著两部；目前担任Biology Letters等期刊编委。2012年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论文奖，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获中国生态学会第三届青年科技奖；2016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支持，并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项目。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系统地开展了有关种群结构和动态、物种共存与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和全球变化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学术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您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给老师们？

储诚进（以下简称“储”）：方向明确，持之以恒。研究方向的确定是我们科研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刚刚进入到某一个学科领域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每个方向都非常有趣，都希望去尝试。这个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切入点。如果说有什么经验的话，我想最关键的是要抓住学科的精髓。以自己的专业生态学为例，生态学是关于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关系的一门学科。因此，生态学的基础和核心即为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抛弃了这一点，研究种群和群落就如同研究河滩上的一堆石头。而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即是我所有研究工作的核心，从种群动态、物种共存、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到气候变化对群落的影响等。一旦研究方向确定了之后，一是要避免大而全，二是要持之以恒。前者能够让我们集中精力攻关，后者能够让我们较为深入地做一些东西。简言之，在科研上以点带面，进而辐射全局。

记：您给本科生讲授“群落生态学”、“生物多样性与保护”和“生命科学史”两门课程。为了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您运用了哪些方法？作为青年教师，您觉得在教学中应如何做好教书育人工作？

储：首先要充分认识到教师授课不是给学生灌输课本上的知识，而是因材施教、培养学生思维方式和学科情怀。对于生态学这门学科而言，在教授学生基础知识的同时，如何让学生在思想上构建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至关重要。在我所讲授的三门课程当中，各有侧重。

“群落生态学”，注重基础知识的掌握。数学模型是生态学尤其是群落生态学的基础和灵魂。然而，几乎所有的学生对模型都心存畏惧。基于此，在讲授时候选择从模型最基础的部分开始，逐步揭开罩在生态学模型上面的神秘面纱，不仅改变了学生“见模型就躲”的习惯，还使学生对更复杂的模型产生了浓厚兴趣。

“生物多样性与保护”，注重环保意识的激发。侧重于生态学知识的综合和应用，让学生了解生物多样性的现状、威胁因素以及如何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在具体环境案例讨论中，从思想上潜移默化地提高学生们的生物多样性和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生命科学史”，注重学科情怀的培养。不仅系统介绍了生态学在西方国家的发展，而且从古典文献、诗歌辞赋中系统梳理了生态学思想在我国的萌芽、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具朦胧生态学思想的《易经》到现代生态学的建立。

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教学上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教书育人”，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从学生的角度思考如何上好课，弄清楚学生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记：作为中山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团队的核心PI，在“三大建设”（大平台、大团队、大项目）方面，您有什么心得体会？

储：基于我校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等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和优势，学校审时度势于2016年启动了“生态与进化生物学”大平台建设。该平台研究领域以生物多样性起源、维持、利用和生态恢复为核心，与国家“十三五”规划密切契合，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经过将近两年的建设，该平台在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重大成果产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承创新和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生态学科的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学校的支持下，生物多样性保护创新团队已完成黑石顶50公顷森林样地近30万棵树木的复查工作，还完成了长期幼苗动态、动物、碳通量和森林演替等多项基础性监测工作的布点和设置，为全球变化背景下研究森林生物多样性的维持、保护和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等提供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记：学校提出“三个面向”（面向学术前沿、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展思路，您的研究与国际前沿研究相比，有哪些优势和差距？您对今后研究工作的设想是怎样的？

储：学校“三个面向”发展思路是学科发展“顶天”与“立地”的具体体现和要求。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和保护正是该基础的核心。Science杂志曾公布了125个最具挑战性的科学问题（前25个被认为是最重要的问题），其中第13个就是“什么决定了物种的多样性？”。我个人的研究工作即以物种共存和生物多样性维持等为重点，探讨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日益加剧的背景下驱使物种迁移、分布和灭亡的生物和非生物因素，以及如何维持和提升与生物多样性密切相关的生态系统功能。今后的研究将以亚热带森林群落和全球森林研究网络（CTFS）为研究对象，基于已建成的黑石顶50公顷森林大样地，结合野外观察和控制实验、大数据分析、理论模型模拟等手段，期望在生物多样性维持机制领域解决重大基础理论问题并取得较为系统性的理论成果。

记：对于职业生涯初期的青年教师，在学术和事业发展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储：我自己本身还处在职业生涯的初期，处在不断学习和进步当中。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建议的话，基于我自身的经历我想有三个“静”可与同辈们分享：“静心教书育人”、“静心科学研究”和“静待花开”。这些其实大家都是有体会的。有些东西越是刻意去争取，越是无功而返。可能目前的外界条件不利于坐“冷板凳”去开展教学和科研，但是我们要始终保持安静的内心。唯有如此，方能不乱。

记：国家正在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请您谈谈您对中大的生态学学科建设和学校未来发展的建议？

储：中山大学生态学科肇始于1924年建校之初的生物学系。早期，以蒲蜇龙院士和张宏达教授等为代表的前辈学者，奠定了中山大学动物生态学（生物防治）和植物生态学（地植物学）研究的基础。中山大学作为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学科基础扎实，学科齐备，为生态学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近20年来，生态学进一步与遗传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环境科学和数学等学科融合，发展成为一门真正的交叉学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国家“十三五”规划中明确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退化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和提升。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对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为中山大学生态学一流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生态学科作为一门与自然界打交道的学科，对自然的长期观测和开展长期的野外实验是学科的基础。在学校的持续支持下，期望能将教育部热带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实验站建设成为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的、集教学、科研和公众教育于一体的野外基地，为建设世界一流生态学科保驾护航，为建设世界一流的中山大学添砖加瓦。